

一位大禅师临终前的忏悔

2010-11-02



那个禅者，是我多年的好友，得了不治之症，在禅坐中面对死亡，参悟死亡。作为好友，临终前我经常去看他，聆听他的教诲。我每去，他总在端坐，消瘦的脸上带着微笑。我们坐下聊天，他说：“我一生被虚名所误。虽然外面看着风光，出了书，有人跟着我学佛，可我知道，自己并没有真正开悟，也没有明心见性。现在想来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”他说得很诚恳。我说：“古来宗师，不是也有临终开悟得道的么？”他说：“那是大修行，放下万缘，一灵炯炯，不是我这种聪慧的小根器。我一生太聪明，太有才，太有情，因此有太多的放不下。”我又问：“那你最近如何用功？我每次来，你都在禅坐，我不忍心打扰你，在外面念佛，为你祈祷。”

禅者淡然一笑，说：“谢谢。生死大事，何时死，乃至来生何处投胎，我还是知道的。”我说：“这就是大修行啊，你都知道你何时死，投胎何处，你还没开悟？”禅者有点赧然，说：“这只是功夫，与开悟没关系，更与明心见性没关系。我出生到三岁，就能记忆投胎的因缘，长大后学佛来求证这因缘。我此生很早就知道自己‘生从何来’，一生的修行只为完成‘死向何去’。现在能知道死期，不过是预知时至而已。‘死向何去’，我也知道了，不过还是那句老话，‘再入轮回做众生’。我的内心已经没有对死亡的恐怖，这点粗浅修行离得道或开悟或见性还远着呢。”

“那你最近如何用功？”

禅者说：“一心忏悔那些业障，从内心净化。我是一个将死之人，要在临死前，把内心清理干净，这几月我一直在忏悔。忏悔我造的业；忏悔我做过的错事；忏悔自己没能真正尽孝；忏悔自己曾经伤害过朋友、亲人；忏悔曾经说了很多妄语。在修行上，未得言得，未正言证，自负轻狂。忏悔自己曾经口是心非，说了不少是非，惹了不少麻烦，给他人带来了不少伤害；忏悔我对爱过我的女人带来的心灵上的伤害；忏悔自己的无知对同修带来的误导……”禅者说了那么多可忏悔的事情，说时还会流泪。他对我说，“一个人，在临终前的大忏悔，就是放下包袱，轻装上路。”说到这句，他笑了。谁都知道“上路”意味着什么。

他要我找来一个农村人洗衣服用的大铁盆，要我帮他把平生的文稿搬来，足足有一米高，要我当着他的面烧了。

帮他烧？我不忍心，说：“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，多少出版社找你要书稿，不是很好吗？为何要烧？”我不干。他说：“你不烧，那我自己烧。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，不烧何用？我没有得道，那些知解宗徒的文字，到头来都是魔障，我自己是清楚的。烧了书稿，以免贻误后学，以免增我罪过。没有真正明心见性，所谈所说尽是野狐禅啊，你想让我堕落地狱吗？”他沉静地说：“我一生说法讲经，辩论是非，因为没有得道，没有见性，说了妄语和见地不正的话，报应在身，得病在口腔、食道、胃。”他的脸越来越消瘦，因为坐禅，精神尚好。

我和他一本一本地烧他的作品，包括他的日记，不少还是用毛笔写的，字迹工整。大冬天，我们以书稿取暖。看着他的淡定与超然，我很感动，也想，我死前，要像他一样，烧尽自己所有的日记、文稿，不留那些杂碎，干干净净，毫无牵挂地离开。我的念头一动，他笑了，说：“别学我，学我没出息。”

我来过多次，禅师都说在忏悔业障，忏悔过恶，他对我说：“口业最难忏悔，这一生中，我讲经说法，口出妄语，说人是非，口业大如山岳。”他叹口气说，“尽管口业深重，我还是要忏悔清净了再死。看来，我比预期的日子要晚死一月，这一个月专门忏悔口业。修道学佛的人，口头禅也造业啊。何况我口业不净，说是非，争曲直，谈邪见，不知这一个月能否忏悔清净。等我忏悔清净了，就是我要走的日子。”作为多年亦师亦友的人，我还是难过，问他：“你要走了，有什么话作为对我最后的忠告？”

禅者说：“我知道你的未来之路，但不能说破，说破就是害你。未来的路在你心中，你如果能在夜里静坐内观，也会知道的。我这一生的经验，能告诉你的，就是：没有得道、没有开悟见性前决不为师。为师就害人，误人子弟即误人性命，果报严重，我的报应就在你眼前。所以，决不好为人师。

其二，你开悟见性，还要保任修行，修出更大的本领后再出来弘扬佛法。即便你有了弟子，记住，不要接受他人供养，决不剥削弟子。江湖上的事情我见多了，很多老师把弟子当仆人马仔使唤，那个罪过很重。

其三，不要轻视任何不懂佛道的人，哪怕他们见解幼稚、错谬，都不能笑人。我这一生笑了很多见解错谬的人，结果自己遭到报应。每一个没有开悟的人都是未来佛，一旦开悟就是大师，你怎能嘲笑大师？道理我懂，但习气、傲气使然，给自己招了不少祸端。最近一月所忏悔的，就是我曾经轻视过他人。

其四，你以后去参访他人，哪怕外道宗师，也不要带着成见去参访，不要比较谁高谁低。人间有无数菩萨化身教诲，外道中何尝没有菩萨教化？不要带分别心和成见，你一心聆听，内观，内智自生，生而不住。我过去好辩论，好争斗，口诛笔伐，结果自己得了咽喉癌、食道癌，罪孽深重啊。”他说着眼泪流下来了，是忏悔的泪，是悟达的泪，也是教诲的泪。他用泪眼看我，“记住了？”我说，“记住了。”我这十余年来有一点点虚名，来拜师的人偶尔也有，我深记禅者之戒，从来没有收过“徒弟”。有人给我磕头，我就赶快跪下给他磕头。这都是禅者的教诲。

一个月后，他说：“我要走了，还是投生西北吧。西北穷一点，但人厚道，佛道的根源甚深；不像江南人，拿佛道赚钱；也不像东北人，骨子里并不敬佛。我就投生西北，咱哥俩有缘，三十年后，还能再见。那时你是大哥，我是小弟，你可要帮我。”我们都笑了。我说：“我向你学禅时不上进，你踢过我，那时该我踢你啰。”他说：“踢狠点，争取在你一踢之下，我当场开悟。”

他真的在认定的那天坐化，肉体火化。我分取了他一点骨灰，来京时还带着。有一年，我发现窗外长的竟然是海棠，秋海棠，这才想起他的那首临终诗：

海棠风过蝉魂香，寥廓青天是故乡。
再来求道道安在？康宁福寿非吾望。

我恍然大悟，就把他的那点骨灰撒在窗外的海棠树下。窗前原先有棵松树，看了两年，小区的物业把松树移走，种了海棠，大概有五年了，夏天，海棠叶茂，无数鸣蝉在海棠叶下歌唱。海棠花红的深秋，蝉声已息。夜是那么安宁，安宁得让人猛然间不太习惯。没有“蝉嘈”的夜晚，“禅嘈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。

蝉鸣声不断，显出深林般的寂静。我家住在一个叫“康宁居”的小区。《尚书》把“福、寿、康、宁、善终”当成人生的五福，那个禅者不求人间的五福，只求大道。

他最后一次显露神异，预言了我未来的居处，他的骨灰会渗进海棠树枝。他说，这些都是无常的，离大道、离见性还很远。就他这样的修行，还是没有了脱生死，没有开悟，没有见性。写这篇文章时，禅者已经坐化十多年了，想想自己的修为，惭愧啊。那个禅者是谁？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，他把一生的文稿焚毁，不希望有人记住他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在茫茫人海遇见他的，不论是否认出他，我们总会有缘遇见。尽未来际，会遇见他，在那个了无分别的本地风光里会遇见他。

(文章来源：学佛网)